

# 语文教学的语言哲学批判

张全民

(鄞州区教育局 教研室,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在强大的工具理性和严密的逻辑体系挤压下,语言的意义不断被消解,语言日益变得粗糙和乏味,沦为一种无生命的工具。当前的语文教学亟需澄清语言的本体论意义,在语言深远的意义世界中重建我们灵魂可以栖息的家园。

**关键词:**语言; 家园; 工具主义; 本体; 审美; 意义世界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2011)04-0048-03

在一个年代的转变进程中,我们有时会经历一些阵痛。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浪潮会汹涌而来,喧嚣一时。其间,所有的诗意会被强大的工具理性和严密的逻辑体系所渐渐解构和吞噬。我们的灵魂会忽然变得孤独和迷茫。

有时,谁都无法逃避,连同我们灵魂最后可以诗意栖息的家园。

## 一

人类的历史有多悠久,语言的历史就有多悠久。人类的文化积淀有多深,语言的意义蕴含就有多丰厚。人类的一部语言史其实就是人类的一部精神史,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演进之后,语言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伟大的艺术,成为我们精神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说的时候,语言在说;我们思的时候,语言在说;我们沉默的时候,语言并不沉默。我们生命中的怅惘与欢欣,悲愁和幸福,关于人生的所有的记忆都绵密地镌刻在语言之中。我们只有沿着语言那条通向家园的路,才能找到自己隔世的乡愁。

只是在一个世俗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甚嚣尘上,所有的事物连同语言,迷失了它们的本性,它们的内在意义被不断地剥夺,逐渐地沦为应用于事务或考试的纯粹的实用工具。刘小枫说:“由于科学思维的出现,由于逻辑和推论的发展,语言丧失了自己的感情内容。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剥夺的过程,语言

沦为一副骨架了。”<sup>[1]</sup>

在物质化和繁琐化生活中忙得晕头转向的人们再也没有闲暇和心情去品味语言,语言成了广告、娱乐、新闻、公文等大众公共传播的附庸。语言丢失了自己的灵魂,变得越来越粗糙和浅显。

而我们的语文教学,却也没有坚守语言这个纯粹的家园,在应试的巨大压力下,也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对于语言的诗性追求,以致语言陷入了逻辑琐碎主义的泥淖而不可自拔。因此,语言最终变得支离破碎,大量字音字形识记、词语辨析、病句修改、修辞运用以及句子仿写改写等练习替代了我们对于语言整体的细细体会和涵咏。我们企图通过逻辑的简单判断和规律的粗浅总结来一劳永逸地掌握语言运用的秘诀,事实上,我们离真正的语言越来越远,而语言也不再和家园有关、和灵魂有关,变得越来越陌生。

于是,我们的很多学生漂泊在语言的题海中找不到岸,他们无心细细阅读充满语言魅力的经典诗文,他们甚至对于阅读和写作已经望而生畏。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空洞的规律和结论大行其道,情感的体验和生命的感悟似乎都没有时间去从容完成,因此,当读到美丽的诗句如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和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时,会有多少人在内心中欣然领会而隔着绵长的时光独自喟叹呢?当读到经典的散文作品,如王羲之

收稿日期: 2011-05-10

作者简介: 张全民(1971-),男,浙江鄞州人,中学高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语文学科教学。E-mail: zhquanmin@sina.com

《兰亭集序》中“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归有光《项脊轩志》中“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史铁生《我与地坛》“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时，又会有多少人能够真切地穿越语言，抵达背后的那个意义丰盈的情感天地和生命世界呢？诗人格奥尔格说：“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sup>[2]</sup>

## 二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说：“语言之本质并不只是在于成为理解的工具。凭这一规定性全然没有触着语言的真正本质……唯语言才提供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唯有语言之处，才有世界。”<sup>[3]</sup> 语言的意义在此已经变得澄明，要想恢复语言的本体地位，找回语言失落已久的意义，就要改变我们当下对待语言的观念和方式。

日本哲学家铃木大拙说：“如果我们想彻底了解人生，必须放弃至今郑重保持的推理法，获得能够从逻辑的偏颇的日常语法的压迫下逃脱出来的新观察法。”<sup>[4]</sup><sup>30</sup> 而对于语言来说，这样的新观察法就是审美。

语言不是传统所理解的纯粹的符号世界，而是深远的意义世界。符号只是语言的表相，而意义才是语言的实相，因此语言具有审美的神性。我们只有投入自己的感情，调动自己的想象，用审美的目光去亲切地注视语言，语言才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它的实相、呈现世界、呈现家园、呈现生活。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sup>[5]</sup> 这是对语言工具主义最强烈的抗争和挑战，捍卫了语言的意义世界。海德格尔也说：“语言乃是家园，我们依靠不断穿越此家园而到达所是。当我们走向井泉，我们穿越森林，我们总是已穿越了‘井泉’字眼，穿越了‘森林’字眼，甚至当我们没有说出此字眼和没有思考任何与语言相关之物时。”<sup>[6]</sup> 当我们以审美方式观照语言的时候，我们就在审美想象的导引下，穿越种种字眼，而进入了它们的意义世界，获得审美体验。正像我们有时候感触“江南”“明月”“渔火”“小桥”“夕阳”“人家”“晚钟”等词时，我们往往会不知

不觉地走进唐诗宋词般的审美境界，生命为之沉醉。这时候的语言，绝不是无生命的工具，而是充满了人类普遍生活意义的精神家园。

审美的非理性精神与本体语言的反逻辑倾向相契合。审美往往超越一味地逻辑推理和分析，最肯定的就是直觉的思维方式，而本体语言也反对建立逻辑语法体系来解构语言，认为语言中存在着逻辑无法企及的不可说的领域，这不可说的领域，要求人们从逻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诉诸非理性的内心直觉和神秘体验。中国的禅宗哲学就很重视心灵的体验和直觉，“拈花微笑”“不立文字”等著名典故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个主张。也许有人会认为，禅宗的做法近乎对语言的否定和摒弃，其实不然，铃木大拙说：“禅是肯定的，只是禅的肯定更高，并且必须超越的意义上的肯定与否定。”<sup>[4]</sup><sup>39</sup> 禅所要求的只是要人们打破对语言表相的迷执，而凭借直觉去体验和感悟语言的意义世界。

尤其是汉语言文字，有着与生俱来的审美特性。首先，汉文字的象形特点使得它自身就具有一种绘画意味，有学者说道：“从美学的角度看，象形最初就是一种绘画，一种对事物外形的模仿，也就是一种初始的造型艺术活动。”<sup>[7]</sup> 汉文字无论是笔画还是结构，都具有一种审美意味，也正如此，它才能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有着浓厚文化精神的书法艺术。其次，汉文字的象形使得它的字形本身具有较强的独立呈意功能，不大受语法约束，也不需要严密的逻辑句法就能呈现意义，而且在突破了逻辑句法的限制后，反而能获得一种非常强的意义表现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经常能看到这种现象，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在这里，句法功能弱化了，但展现的恰是一幅卓绝千古的画面，而语言的美丽也随之达到了极致。

## 三

语言是语文的灵魂，在语文教学中，我们不仅要给学生提供充分体现语言本体意义的、表现真善美的经典诗文，因为虚假的选文反而会扼杀语言的生命力，而且还要启发引导学生带着情感和想象去品味语言，只有如此，我们语文教学才有望打破旧有的疲软局面，而逐步走向充满情感

体验、充满生命张力的审美境界,也才能激发学生的审美想象力,让他们在美丽的语言中找到自己心灵可以栖息的家园。

要指导学生多阅读优秀的语言艺术作品。优秀的语言艺术作品以语言为本创造了动人的审美形象和意境,它能够吸引学生渐渐步入神圣的语言之境,促使他们在不断地审美体验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语言审美经验。简单地说,譬如我们孤立地去感受“江南”这个词,仅仅关注它的实际含义是无多大意义的,但是当我们在白居易的《忆江南》中去品味“江南”时,我们瞬间就会感悟到它无限的审美意义,“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的审美意义就被这首诗给激活了,而且在以后不断扩展的相关诗歌阅读中,“江南”的审美意义也将不断地衍生,而最终成为一种美丽的精神象征,同时,我们也就形成了这方面的审美能力。只有通过广泛地阅读,才能逐渐感悟到语言的审美意义,哪怕是很普通的词语也会在我们面前展露语言的神性,我们也才能使自己拥有语言的审美悟性。

语言是世界,语言是生活,要指导学生在语言中去感悟世界,感悟生活,也要指导学生在世界中、在生活中去印证语言,培养他们的语言审美感悟能力。生活经验的贫乏已成为当代学生的通病,这当然也跟目前还超越不了考试中心局面的教育体制有关,学生被迫将自己囿于狭窄的课堂之内,疲于课本知识的反复积累,而无暇顾及外面的世界,谈不上更多的生活体验,也缺失了人本的精神关怀。因此,学生自身主体性的消解,导致他们渐渐放弃了对于生活的主动体验,人类宝贵的想象也因为没有了激情而趋向萎缩,再也

无力承载起自己的灵魂去叩问语言这个美丽的意义世界,也许我们可以套用维特根斯坦的那句名言,将它倒转过来说:“我的世界的界限意谓着我的语言的界限。”在引导学生去体验生活的同时,尤其要引导他们去亲近大自然,鸢飞鱼跃、道无不在的大自然就是本无字的书,只要我们悉心去阅读它,也会帮助我们感悟语言世界更丰富的意义,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语言和大自然的关系时说:“要想充分掌握俄罗斯语言,要想不失去对俄罗斯语言的语感,我坚信不仅必须经常同普通的俄罗斯人交往,而且还必须经常去接触牧场、树林、河川、老柳树、鸟儿的鸣声和榛树丛下每一朵晃动着脑袋的小花。”<sup>[8]</sup>也可以这么说,生活和自然是语言的源泉,是语言这个家园能够存在的土地。因此,毫无疑问,亲近生活,亲近自然,应该是我们语文教学时常守望的一种理想姿态。

#### 参考文献

- [1] 刘小枫. 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 90.
- [2] 王红旗. 审视你的座右铭——名言俗语点评[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8: 2.
- [3]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M]//海德格尔选集. 孙周兴,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314.
- [4] 铃木大拙. 禅的思索[M]. 未也, 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9.
- [5]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 逻辑哲学论[M]. 贺绍甲,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85.
- [6] 海德格尔. 诗·语言·思[M]. 彭富春,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120.
- [7] 王树人, 喻柏林. 传统智慧再发现——常青的智慧与艺术[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39.
- [8]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金玫瑰[M]. 戴聪,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7: 122.

## A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on Chinese Instruction

ZHANG Quan-min

(Division of Teaching Affairs, Yinzhou Bureau of Education, Ningbo 315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cept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precise logics, language is degraded into a dull, simple and soulless tool without sense. The essay emphasizes that today's Chinese teaching has to regain its ontological nature and value to rebuild the heart of soul in the world profound language.

**Key words:** language; home; instrumentalism; ontology; aesthetics; sense and meaning

(责任编辑 赵蔚)